



### 最北风光知几重

胡晓军

漠河是中国最北城市,古莲机场是中国最北机场。我猜它也应该是飞机最少的机场,至少之一。

对我而言,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中,最北是最有诱惑力的。与最北相比,其余三地的丰盛可观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追寻更实在、更细微的最北风物,譬如最北界碑、最北学校、最北银行、最北超市、最北邮局、最北饭店、最北厕所……还须继续向北。正值仲夏的正午,我们的巴士在大兴安岭的北麓疾驰,阳光略感刺目,但气温不过,微风凉爽,乃是此地一整年中仅有的两个月轻衣时节。

公路两边,除偶有几片桦林、几片杨树出没,刷刷而来又刷刷而退的,尽是一模一样的松树。当地人讲,岭北松树虽多,品种却少,只樟子松、落叶松两种,高低相仿,颜色略同,夏季之异只看树冠,前者椭圆,后者尖细。无论哪种,都不粗大,甚至略显青涩,原来所有的树均不过十二年的树龄。2007年初夏,岭上野火蔓延,近一个月里将近百万公顷的森林焚毁殆尽。虽说大火无情,居然放过了两处所在。一处是距市区约十公里处的几片旧屋,此处不是农舍,不是村落,而是前哨林场场部。另一处是位于市中心的松苑,那是漠河建市时特意留下的一片原始松林,面积五万平方米的园子内,保有松树几百棵,又栽杜鹃上千株,每到初夏,艳红与墨绿同现,花气伴松香齐发。此番美景错失,只能怪我们来得晚了一个多月。我在松苑缓步而行,恍然走在劫后幸存的几百位老者中间,头顶是绵密的树冠和阳光,脚下是细软的黑土和松针。树与树间,常有虫巢,经过后才发现有几丝挂在脸上,不知道是几丝,也抓不住几丝。我已认定这些松树,正是最北松树,不是依空间,也不是按时间,而是源于可知的生命与不可知的命运。

漠河最北风物最多的所在,非北极村莫属。在这个最北小镇的笼罩下,前述大多景点聚集其中。名号固然全部属实,不过招摇稍嫌过分一点。逐直接跳过最北咖啡、最北烧烤和最北菜场,绕开最北超市、最北毛驴和最北磨坊,径直走向镇子的最北端,去见那条以江命名省名的大江——黑龙江。

黑龙江的源头,正是漠河。漠河之水到了此处,水势已大,却不湍急,宛如一条黑色神龙,正慢条斯理地游行。有道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则是既不见其首,又不见其尾。由于河床尽是墨黑的土石,所以江水似深不见底,且越到江心越墨,越近江岸则越淡。唯有双手掬起一捧,方知此水清澈明目,更是冰凉透骨。举目而望,对岸地势更高更宽,植被更绿更浓,若无人提示,则不会发现隐藏其中的淡褐色小屋,那就是俄罗斯的最南哨所。倘使我的视线能越过这道山岭,理应看到寥廓的西伯利亚平原,同样正在透出一年中难得的暖意。

从最北村子返回最北镇子前,我特意在一块30公里的限速牌前留影,不为别的,只为下方的一行大字“最北交通枢纽”,无形中增强了洪荒感和宇宙观。

另外据实,唯有在北极村中,才有可能见到极光和白夜。难怪不少旅人在此一住,便是三月半载,为的就是等待奇观的出现。在小镇的最后一晚,我特意设好了闹钟,午夜时分,披衣而起,走出最北宾馆,径直向镇子的最北端行去。不得不承认,我心里想的是不去碰运气,而心外想的却完全由不得自己。

最北的盛夏,也不能完全遮住最北的寒冷。正午日光耀目,夜晚风凉似水,像是完全换了季节。空气明净,万里无云,星特别的多,也特别的亮。不知不觉,我又走到了神州北极石碑,四周岑寂幽暗,只有远处的歌舞厅灯光透出,隐约还有歌声飘来,那应该是等待极光的人们在消磨精力与时间。然而凝神细听,居然不是,而似是星光,似是松涛,似是江流,似是万物天籁。此时的我,成了最北之人——这不是依空间,也不是按时间,而是源于可知的生命与不可知的命运。

黑龙江左任游踪,最北风光知几重。人在途中浑不觉,繁星照我细风鸣。

我说转角处有几个彩陶。是真的。叫我去买。下一个周末,他又找我。问我买了没有?我说我去了,已被人买走了。他说,还好没买。这人今天又拿来十来个,好像不会是真的。他说,彩陶有一个就很难得,哪来这么多?老先生是旧眼光了。那几年搞建设,到处动土,有彩陶出现,已不足怪。

说到到处动土,还真是个事。那年拜访上大校长钱伟长。他就说起,西北地区大兴土木,他亲眼看到,出土断了腿的唐三彩大骆驼。他说这话时,眼神很伤感。

我常常在梦中,想起文玩冷摊那些事。我的书桌上,有个汉陶猪。二十年前买到的。五百元。这头猪,长嘴削肩,荒唐肥臀,气壮如牛。让我雕刻家赵志荣看过,他说:“汉代的。现在很难想象,猪能是这个样。”我还会梦见一片明瓦当,是同好送的。洪武年间宫廷物。色明黄,十分堂皇。尺寸大,盘龙纹。龙首直面天地。尽管已是飘落零叶,还不改气定神闲。

后来,福佑路拆迁了,搬往方浜路。我写了篇《告别福佑路》。这一页翻过,我对陶瓷也没大感觉了。

有天,大成告诉我,方浜路上藏宝楼,新进了一副金农木联。已有买家出过价,店家没卖。我去了。细看是金农四言金丝楠联。联是:“君子慎动;吉人寡辞。”木联皮壳阴沉。字浅刻,施黑漆。漆微微开裂。“慎”、“辞”两字,别体写法。很喜欢。就买了下来。从此,我和冷摊大多是在梦里得见了。

单是客人指定在浦西某店买的,所以我要送过江。

轮渡缓缓地靠上浮桥,眼眶中泪水禁不住泛起,见船工拿起很粗壮的麻绳圈套上岸边柱子,熟练地绕几圈,打个麻花结,船体稳下来,靠岸了。于是“呜——”的鸣笛声响起,拦住人的铁栅栏杆徐徐拉开,可随即就是“当当……”急迫的催命铃声。顺着人流进入摆渡船,与四十年前一样,仅有几个座位瞬间坐满,骑电动车的抢到下船出口的起跑线,作随时冲锋状。我在船头找到一块干净的玻璃窗,拍摄黄浦江面的船只。

摆渡船行驶五六分钟后,熟悉的一幕再现,“呜呜”“当当”声响起,人们蜂拥而出,一刻也不想停留,只留我有点茫然地东张西望,寻找弥留在脑海中模模糊糊的青春印记。颇为失落的是,西渡口与闵行渡口一样,老街上那些蹲在地下卖菜卖土产的小摊贩都不见了,地上干干净净,却失去了临水小街、小镇特有的湿漉漉,鱼腥味的乡气。

2010年建成通车的闵浦二桥,桥面上层为双向四车道城市快速路,下层为双线轻轨。5号线西渡站站在桥上,乘自动扶梯入站,跨江回市中心。望黄浦江水滔滔,峥嵘岁月弹指一挥间。

五六十年前,我家家徒四壁,但求温饱。所谓书剑飘零,只是饭后说说。人生太短,厚度、力度都不够,得仰仗前人的书剑。前人的书剑在哪里?四十年前,街头出现了文玩冷摊。我兴奋不已,我感觉,文玩是前人的剑气,和书卷气。

我得到的第一件文玩,是个粗粗的宋碗。阿申送我的,他是我同事的兄长。这碗不值钱,但它改变了我的去向。年份是伟大的艺术家,它让一千年的光尘形迹,照射你的眉心,还有心灵。

这是冷摊,只是说懂行的人少。认识了卷毛,只知道他住在附近。每次到了找他,跟着他,听他现场指点。他看陶瓷眼光好,人头也熟,知道哪家做假。

有个卖家来晚了,当街迎面见到。他抱着一个宋影青梅瓶,出价二百元。卷毛眼睛也亮了,示意我拿下。我手指扣着瓶口,侧过来看通身划花云纹。谁料瓶口有隐裂,吃不住分量,落地碎成几瓣。碎声脆如清磬,内壁有条状旋纹。真是宋影青,还是梅瓶。我悔极了。赔了钱,拉着卷毛就走。今晚想起来,还不是滋味。

孙仲威是博物馆老人了,我拜访过他。他有时也来福佑路。某天,他特地找

这里是新建的。原先欲过江的大小汽车都要摆渡,自闵浦二桥通车,车轮渡自然取消,光剩下两岸对开的客渡。轮渡票2元,还是原来那枚红色圆形塑料牌子,两面都已经磨损,中央有“市”字logo,上半圈写着上海市轮渡公司,下半圈是水波纹。

候船的大多数是骑电动车的人,有老人骑车驮着货物,也有一家带着小孩回娘家的样子,车流中,驾着电动车穿鲜黄色工作服的“美团跑腿”小哥小心护着两盒浦西订购的奶油蛋糕,我问他,浦东没有美团吗,他说有啊,但是这一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100多年来浦东、浦西两岸无论是人还是车辆的交通一直全靠轮渡船来解决,坐船过江上海人称之为乘市轮渡,或称“摆渡”。直到1971年黄浦江下第一条打浦桥隧道建成通车,缓解了两岸之间公共交通的压力。国家改革开放之后,黄浦江上一座座大桥如彩虹般飞架两岸,地下隧道增加,使黄浦江上轮渡交通的需求大幅度降低。网上查询得知,到目前为止上海对江轮渡线路还保留着18条。

很多人喜欢坐船,相比飞机或者火车,船在水上开,汽笛鸣响,江水荡开了涟漪,船慢慢向前,俯瞰江面,会陷入一种浪漫情怀中,彼岸的未知触发人的想象,一个渡字也许能解开很多生活中的难题。

18岁不到,我下乡去奉贤农场,每隔两三个月会轮到探亲,探亲回上海。我老家在虹口区,从四川北路此江路出发,坐21路电车换15路到徐家汇,换乘徐闵线,再需要一个小小时到闵行渡口。那阵时摆渡有两组船对开,一条是客渡线载人的,一条是车渡线专门装汽车的,车渡船很大,大车小车可以装十几辆,在我眼中好像航空母舰。农场劳动很辛苦,回家探亲是件高兴的事,轻装上阵,跳跳蹦蹦。返程时拖着大包小包,包裹装着喜欢的书,想念的零食与干煎咸带鱼、辣酱等小菜,可还是愁眉苦脸。

闵行渡口的对面叫西渡,当时是上海郊区奉贤县。我所在的星火农场没有直班车,在西渡坐奉贤公交车,经过南桥到钱桥,下车换到星火农场场部的车共一个多小时,再步行半个小时回到连队。我喜欢一个人上路,半天里最爱坐市轮渡那一程,那是两段枯燥无聊的长途,汽车当中松筋骨、望野眼的舒缓过渡。

摆渡票是一个红色圆形塑料牌子,丢入筹码进到通往江边的宽浮桥上,人随着江水轻轻地摇,江面上迷雾一般,远处隐约有摆渡船过来了。风把我的头发吹乱,候船的人越来越多,忽然汽笛响了,船已靠岸,紧接着“当当”催命一样的铃声,大家蜂拥而入,老年人抢座位,年轻人扛靠窗的栏杆,我挤到船头,喜欢迎风而行的爽利劲。从闵行渡口到西渡口的轮船上,其实只有短短的五六分钟,我的思绪就像脱缰的野马奔腾不已。

这条船上最刻骨的记忆是1972年9月18日,我和同在星火农场的三姐因收到父亲的病危消息在同一班开往闵行的摆渡船上相遇,姐妹惶恐相望,不愿相信这已是一个噩耗。从18岁到25岁,我每年五六次往返上海与奉贤,在摆渡船上,有过多少次伤心难过,又有多少次握紧拳头,立志下决心回到农场要好好劳动,努力改造世界观,争取人生前途。

相隔四十多年,如今在黄浦江上,闵行到奉贤已有一座斜拉桥闵浦二桥,除了通车,5号线地铁也从桥面上通过,由莘庄启程奉奉贤南桥,终点站奉贤新城。那么,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令我伤感、情怯的黄浦江西闵线轮渡线,你还在吗?疫情稍缓,终于下定决心。黄梅季一个雨天,上

在刚刚过去的开学典礼上,我对大家说了这样一段话:“开学典礼在往年是一个常规的仪式,但在今年经历了新冠疫情对人类的无情攻击之后,这变成了一个特别不容易实现的理想,大家都知道,海外的很多学校在秋季之后将继续上网课。今天,我们的贾樟柯院长和全体老师能够坐在这里,面对面地迎接新生简直就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回想之前整整七个月里,我们所有人都有过的担心、迷茫、失望乃至恐惧,我们甚至担心今年还能不能开学——到了今天,这样的担心终于烟消云散了!看到我们这么多人就在这里,终于、依然、可以共同走在电影的道路,让我深感之前所有的期待、努力和付出都是如此有价值!”

至今,我仍然会想起疫情之后所经历的漫长而煎熬的心路历程。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于2014年横空出世,以其北美影视教学体系为模板的实践性课程体系以及国际化的英语授课而备受瞩目,也日益深入人心,这已然成为当年上海影视行业联手上海市教委、闸北区(今静安区)和上海大学共同打造的一张文化名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项需要独立运营的电影学院。于是,国际化、重设备、

重师资、高成本的影视教育在新冠病毒的无情冲击下立刻暴露出它所有优势背后的隐患。早在二月底,当政府宣布春节假期延长为十天的时候,作为需要当家过日子的执行院长,我内心的忧虑就开始萌芽了。我给上级领导发了“温影在疫情期间的预警报告”,例数我们可能面临的危机。

一点机会,老师们就回到校园里继续工作,一部分同学也宁可回到校园里接受严格的封闭式管理而进行线下学习。

为了让学生们在严酷的2020年继续活下去,自上而下,我们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乃至个人财务上的牺牲。就像张文宏说过的,无论如何要屏牢。幸运的是,隶属于上海大学的温影,在财务上经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被上大救活了。

开学典礼上,悉数秋季入学的新生,整整124人。温影并非计划内招生,而是大海捞针一般从市场上招生的。在今年这样的全球大灾之年,这已经是一个让人惊喜的数字。

感谢同学们选择温影,选择理想,选择创造力;感恩所有的老师和员工,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相信温影,并坚守在温影培养这些热学的、热爱电影和艺术的年轻人。

站在新学年的开端展望未来,诚如院长贾樟柯在开学典礼上所说:“我们可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一定知道未来一定不要怎么样。愿各位同学和这个世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带上希望出发,明日请看《又是一年九月》。

责编:刘芳

### 摆渡去奉贤

孔明珠



### 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蒋为民

在此之后,便开始了遥遥无期的等待,所有的等待指向同一个问号:“我们什么时候开学?”后来我们才明白,在很长时间里,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为了在最大程度上防控疫情蔓延,学校很快就关闭了校门。所有课程改为网课。老师和同学们所习惯的沉浸式教学一时化为奢望。招生也随之停滞。更要命的是,这一停居然就是一学期。

没有了学生的校园沉寂而落寞,空有阳光明媚、绿草如茵、繁花压枝、百鸟争鸣,当然,在这个人迹罕见的春天,同时映照了人类的脆弱和生命的顽强。

所幸的是,停摆的是线下课,我们所有的温影人并没有停摆。我们不仅在网课上,还在网上调查研究、商量对策、发起活动、招生咨询,在这期间,只要学校给出任何

特殊开学季

### 十日谈

特殊开学季

责编:刘芳



江洲烟雨 (中国画) 谢靖宇